

图 腾

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

# 龙脉

陈廷佑◎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龙脉

陈廷佑®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脉/陈廷佑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559-0633-9

I.①龙… II.①陈…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4626 号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400 000  
印 数 1—15 000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张镇大街 12 号

邮政编码 101300 电话 010-61488968

# 目 录

## CONTENTS

楔 子	1
第一章 接受使命	3
第二章 窗外风景	14
第三章 “诗魔”来了	25
第四章 必走程序	32
第五章 才大三千	41
第六章 领导小组	52
第七章 落在龙脉	64
第八章 超级享受	74
第九章 让磨推鬼	86
第十章 又有麻烦	97
第十一章 石头项目	111
第十二章 异国“书寇”	119
第十三章 梵宫胜缘	133
第十四章 砚光瓦影	148
第十五章 排兵布阵	157
第十六章 年终总结	174

第十七章 二虎争锋	184
第十八章 大人虎变	200
第十九章 爹娘是佛	206
第二十章 狂躁时代	218
第二十一章 荷兰大使	235
第二十二章 批准立项	245
第二十三章 深州清梦	263
第二十四章 换了人间	277
第二十五章 台湾之行（上）	288
第二十六章 改变命运	301
第二十七章 台湾之行（中）	313
第二十八章 风言雾语	331
第二十九章 台湾之行（下）	346
第三十章 烂在肚里	357
第三十一章 割舌计划	375
第三十二章 知恩图报	385
第三十三章 浊泾清渭	390
第三十四章 抱琴而归	405
尾 声	428

## 楔 子

指导员：

见信如面，家柳和今今结婚转眼都快两年了。你和嫂子对今今真像亲闺女，我们每次见到家柳也感觉像见到亲儿子一样亲。

指导员，昨晚俺见到真龙了！跟画里的一样，从天上飞来，越飞越低，越飞越近。只见天上地上都是水，天上的水很干净，流到地上变脏了，飘着塑料袋、避孕套、烂纸袋子等。龙一直飞到窗户外，竟然把脖子探进窗内，龙须都扫到俺脸了，还伸出大舌头舔俺眼睛！

俺醒了，是场梦。

俺就想起你写过龙的诗，只记得有一句是“谁人可望知”。

梦见龙，也是因为俺刚去了一个地方。刚过 52 岁就退二线了，跟退休一个样。单位组织旅游，选的是圣诞节前一天，再往后一天又恰是毛主席的诞辰，说是中西结合，就去了离俺几十公里的邯郸古石龙阵。不知您听说过没有，大概 20 年前，当地村民挖土而发现石龙。

俺们看到了挖出来的一部分，是 17.5 米，其余还埋着呢，据说一共有 369 米长。

专家推断石龙诞生于距今三万余年前，是中国境内年代最老、个头最大的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石龙。但专家们对石龙的来历意见不统一，有说是海底文明的遗留，有说是自然化石，有说是人为制造的，有说是天然石料和人为材料合成的。哈！五花八门！讲解员还讲有人说是外星人的作品！那不是更离奇了！

当地终于发现了摇钱树，说是要“开发性保护”，投资几千万建了龙文化景区，把石龙罩起来供人参观，还修了牌楼“天下第一龙”。现在已陆续挖出一大九小共十条石龙！大的在中间，九条小的分列两侧，形成一个“十

龙脉

龙阵”。

俺感到好奇和惊讶：它们排列那么规则，造型那么精致；体形这么大，年代那么久，真让人感到神奇、神秘。

啊，十条龙的龙头、龙身都朝东北方向，而东北不远处就是著名的赵王陵遗址，所以也有人说石龙是赵王陵的“镇陵之物”。但赵王是战国时代的，距今才两千多年，而石龙距今都三万余年了，这时间明显对不上啊。

但俺看了总在想：龙是咱中华神兽，是中国人的图腾。现在能够见到的每一个龙的遗存，无不承载了先人对龙的崇拜；每一处龙的遗迹，无不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和先人对后人的心灵交代。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多少偶然事件其实透露出历史的必然，多少智慧的先人有意把他们的经验和感悟留给后人，让后人得到暗示和警醒，从而获得极大的教益。

这十条石龙朝向东北，是对着几里之外的赵王陵，还是对着近千里之遥的北京，又或者是对着山海关外的大东北，甚至是对着太平洋彼岸的什么地方？它们的朝向可能有意义，也可能当时率意为之没什么意义呢！但是想来想去，冥冥之中，又似乎暗示了什么。

指导员，俺是无神论者，从不迷信，这你是知道的。但看了这十条古龙，真的想了很多，感到太不可思议了，太神奇了，咱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太多了，以至于咱到今天还感觉眼花缭乱，不解甚多。

回到家里，给老父亲说起，他竟然说埋在地下好好的，几万年了，挖出来会伤到龙脉不吉利。这个看那个摸的，更是会触怒龙颜，带来祸患，让人哭笑不得。

好了指导员，你和嫂子今年是结婚30周年，俺全家提前祝贺！家柳和今今已经盘算着要孩子了，你和嫂子放心，你们不便问，俺两口子可是给今今下了死命令，必须为老陶家传宗接代。她说让咱们放心，一定让咱抱上孙子！

另，俺和今今妈都感觉今今这孩子花钱越来越大手大脚，已说她多次。也望你和嫂子多批评她，别迁就她。

祝你们身体健康快乐！

您的老部下 董春台

元月15日

## 第一章 接受使命

这天是农历立春第三天。头年入冬以来，天气少雨，南北大旱。北京本来就干冷干冷的，这天更是冷风刺骨，马路无水而冰，行人车辆履冰而行，都格外谨慎。

陶砚瓦开车从和平门向南来到琉璃厂，把车停在马路边。

他这会儿心情不错。外面寒冷，车内方向盘也凉凉的，他冻得不时搓搓手，但他也不开热风，一路唱着京剧，自己开心痛快。

他先唱了奚啸伯的《哭灵牌》，这是他自认为最华美的男腔段子。又唱了言菊朋的《让徐州》，这是他高兴时爱唱的。一路上兴致来了，他竟把裘派的《铡美案》也溜了一遍。唱得过瘾，连等红灯他都没觉得不耐烦。唱到佳绝处，他自己叫“好”，竟双手离开方向盘狠拍了三掌。前年卫生部一位副部长来机关讲课说，在车上唱京剧有利健康，还讲吃鸡蛋不吃蛋黄是谬说。这两句话他最认可。

开着自己的车，尽管是在繁华热闹的都市，但还是感觉到解脱、自由、畅快。

半小时前，陶砚瓦办公室来了两个人：杂志社编辑梁守道和物业处处长屠春健。前者是他叫过来的，后者是自己进来的。

屠春健推门进来的时候，看见陶砚瓦和梁守道站在一起，正评论墙上挂着的一幅字。字一看即知是陶砚瓦写的，只听梁守道说：很好，章法、笔法都没问题。墨稍微浓了点儿，笔有点儿滞，下次加点水。

一见屠春健进来，梁守道赶紧说：你们谈，我还得去赶个稿子。说着匆匆走了。

屠春健便凑过来，神秘秘地压低声音说：老陶你听说没有，昨天中午



咱们“一把”打球把腰扭了！还挺厉害！当时就送积水潭医院了！

“一把”是“一把手”的简称，机关里用此简称的只有屠春健和车队的几个人。

陶砚瓦听了不以为然道：说是检查了一下，没什么大事儿，当时就回来了。

屠春健说：是暂时没什么大事儿。你想想，他天天打球，怎么以前没事儿，现在有事儿？

陶砚瓦略带讥讽地说：怎么，难道是他流年运势、家宅风水的事儿？

屠春健故作惊讶道：嘿！老陶果然是个文化人，一句话就点到位了！服了！

陶砚瓦说：少来！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屠春健说：我是无意间听到看到，“一把”最近老是一个人从窗台里往外看。就站他办公室里，这么看，一看就是半天。

陶砚瓦听了十分不解，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也经常站在窗前往外看啊。

屠春健冷笑一声说：你看的是这儿，“一把”看的是那儿；你看是无心，“一把”看可能是有意，怎么能一样？

陶砚瓦更加不解地问：有什么意？难道他在看谁上班时在院子里闲逛吗？

屠春健又冷笑一声，这次笑得比刚才更冷：你老陶总是不善于理解领导意图。

陶砚瓦也冷笑一声说：你这个春健啊，你又理解出什么了？说来我听听。

屠春健更加神秘地低声说：他站在窗前看什么？我今天早上6点半进他办公室在他站的地方站了十分钟，我把他所能看到的東西都捋了一遍，我考虑得也不一定正确，但还是有所发现。

你说说你的伟大发现吧，我也跟着长长见识。陶砚瓦也冷冷地说。

我猜测他能盯着看的東西，只能是假山和小水池。屠春健颇有几分得意地说。

咱们领导是个文化人，有点闲情逸致不足为怪。你再好好琢磨琢磨，他看假山水池有什么深意吧。陶砚瓦仍然提不起兴趣。

有什么深意我还捉摸不透，但领导天天盯着一样东西看，那可就不是一

般的事儿，时间长了，没意思也就变成有意思了，那一定会弄出什么意思来的！屠春健十分肯定地说。

好好，你继续琢磨着，我有事儿先出去一下。陶砚瓦说着顺手拿起手包，明显是要走了。

屠春健说：你老陶总是这样，也不改改这个毛病。你先稍等，我这儿有个单子你得批一下。

陶砚瓦接过单子一看，是一张“神灯治疗仪”发票，就问：谁的？

屠春健故弄玄虚地说：还能有谁？“一把”呗！前几天打球腰就不舒服，我赶紧打电话让人家送了一台过来。别说，这玩意儿还真管事儿，烤了烤说腰不疼了。这昨天伤了，还说回来接着烤。人家说给领导用，别给钱了。我说不行，让他们送了张发票过来。

陶砚瓦一边听着，一边拿笔签字，顺便看了看是四百六十八元。然后递给屠春健后，两人相跟着出了门。

陶砚瓦心里确实有点烦这个屠春健。烦他有事没事围着一把手转。整天揣摩领导心思，还到处卖弄，甚至还找他说什么“一把”喜欢中午打乒乓球，都是机关里几个人陪打，水平参差不齐，“一把”有时尽兴有时兴味索然。他认识一个女教练，早年打过专业队，建议调过来，放在物业处，“一把”一定会龙心大悦。陶砚瓦一听就给否了：专门为陪一把手打球调一个女干部来，这事儿要传出去，还不得在中央国家机关成为新闻？

陶砚瓦就是烦屠春健只想着拍马屁，其实陶砚瓦只看穿他想拍马屁这一点儿外皮。实际上屠春健是早知道他最烦拍马屁的事儿，但还是不断提些这样乱七八糟的建议，诱使陶砚瓦表态说话，而这些话经常会成为他向领导汇报的生动材料，有的领导恰恰是正想着听呢。

陶砚瓦进了自己的车，关上车门，就感觉进了自己的私密空间。他把身子坐正了，长长出了口气，心情才算舒缓过来。开着车，又唱了几嗓子，他终于感觉畅快起来。

陶砚瓦一直对琉璃厂文化街颇感兴趣，经常闲来一逛，多少总有收获。除了这里的古旧书籍和笔墨纸砚、较浓的文化氛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曾被称作“衡水街”，当年衡水人在此立足者甚多，特别是书画、

古玩生意，绵延不绝，而书画生意又拉动了装裱生意，操此业者多为陶砚瓦的同乡：河北深州人。

如今文化产业大兴，市场越来越红火，这里的生意人已是南腔北调。

陶砚瓦无意观看繁华，他随手拿上一个大信封，把车锁了，转身朝东侧小胡同走去。

这个小胡同因在琉璃厂附近，所有临街房子都改成店铺。内外装潢争奇斗艳，门匾楹联各显神通。陶砚瓦走着，不由得放慢脚步，有几个店也着实吸引眼球。他感兴趣的是字好不好，够不够文气。他一驻足端详，就有店里小姑娘跑出来礼让：“先生需要什么？进来看看吧！”

有个小店的牌匾上“聚雅堂”三字，落款是“栗有德书”。栗是某部委一位司长，平素雅好笔墨，出了诗集，担任了书协理事，听说还有可能更上层楼，奔副主席，甚至主席去了。陶砚瓦认识他，知道他对一些文化项目的审批很具影响力。陶砚瓦目光向店门里一扫，已大致认出几幅栗有德的东西。

陶砚瓦今天本来高兴，是因为他昨天下午下班前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湘西某县文广新局副局长沈婉佳打来的。说她获得了年度诗歌大奖，等下月要来京领奖。她按要求准备了获奖感言，填了一阙《鹧鸪天》，马上发他手机上，希望陶砚瓦帮着书写装裱，届时拿到台上展示，以增强现场效果。

陶砚瓦此前已听京城诗友讲过，说本次诗歌年度大奖的奖金是历年最高的：古体大奖三十万元，新体大奖十万元；古体、新体青年奖各两人，古体每人五万元，新体每人三万元。新中国成立后在诗歌这个领域里，一直是新诗独领风骚，动不动就是“啊！大海啊！”古体诗词平平仄仄，规矩很多，格律很严，不招人待见，在文坛上连个丫鬟都不如。近年来情况有变，从中央领导到平民百姓，写古体诗词的人多起来了，看的人也多起来了，竟有否极泰来、由敲边鼓到打头阵之势，真个是风水轮流转了！这不，在陶砚瓦印象里，从奖金的设置上，竟然第一次由古体风头盖过了新体。

沈婉佳得的是青年奖。电话里陶砚瓦问她，这次奖金够请客了吧？沈婉佳干脆地说：不够！你们北京的饭店宰人太狠了！陶砚瓦连说热烈祝贺，也一连串“好、好、好、好”，答应了沈婉佳的所有要求。

果然手机上收到沈婉佳一条短信，内容便是一首《鹧鸪天》词。

陶砚瓦看了，感觉还行，没什么问题。沈婉佳是他最信赖的诗友之一，

自己的作品经常给她发过去求正，沈婉佳也从不客气，有意见就提，而且还很坚持。陶砚瓦也不是言听计从的主儿，也经常与她争论。这正是作诗所需要的。

当晚，他便在机关食堂草草吃了点东西，返回办公室就铺纸挥毫，把那首新词竖写在一张四尺宣纸上。挂起来端详一阵子，看到几个毛病，又折腾一遍，挂起来再看。直到写了五遍后，并排摆在一起，看过来，看过去，最后还是选了第一次写的。看看摆放在桌子上的手表，已是10点多钟。他拨通家里座机，告诉爱人杨雅丽，今晚单位有事加班太晚了，就在办公室睡了。

早晨爬起来到食堂吃了饭，上楼拿了挑的那幅字，让梁守道帮着看了看，放心了，就开车来“咏宏斋”，准备让张嵘的媳妇小王抓紧装裱出来。

张嵘的店很小，但其名号“咏宏斋”却很典雅。张嵘的爸爸张殿奎是个语文特级教师，从安徽老家退休后，进京创业开了这家小店。张殿奎雅好诗文，和陶砚瓦在一次诗会上相识，由诗友成了挚友。这个店名就是陶砚瓦起的，“咏宏”二字出自谢灵运的《山居赋》：“指岁暮而归休，咏宏徽于刊勒。”“咏宏”二字后面是“徽”字，暗藏着他的籍贯。另因他既经营装裱，也经营牌匾刻字，恰与“刊勒”吻合。此名一出，张殿奎拍案叫绝。可惜他几年前患肺癌走了，留下这个小店由儿子张嵘经营。张嵘还有个双胞胎哥哥叫张峥，接替父亲在老家教书。张嵘的媳妇小王是深州人，从老辈人那里学得一手装裱技术，张嵘娶了她，既是媳妇又是技工，小两口把小店打理得风生水起。店里也挂着陶砚瓦的字，明码标价。可惜陶砚瓦人无名，字乏力，少有问津。

陶砚瓦昨晚已打过电话，一进门就见张嵘和媳妇小王都在等他。两口子熟练地把字展开来，略带夸张地先夸陶哥的字越写越好，这幅尤其好。布局、章法、整体感觉都特好，确实是越写越好。陶砚瓦笑道：行了，一个捧一个逗，跟说相声似的，那当然是越写越好啦，都是自家人，别吹了，再吹就破啦。

一席话把两口子都逗笑了。陶砚瓦就交代他们手工裱，加急，周四下班来取。说话间口袋里手机响了，是机关传达室老罗打过来的：陶主任，您怎么没在办公室？门口有人找您。是您老家来的。一男一女两位，说是有急事。

陶砚瓦是河北深州人，冀中平原一个县级市，经济不甚发达。平时有人问起老家，陶砚瓦总是跟上一句，是个穷地方。而不少去过深州的人也会跟着说，当年是很穷的。偶尔会有人近年去过，往往客气一句：哪里哪里，还不错嘛。陶砚瓦就知道人家心里的印象是怎样的。

在陶砚瓦看来，家乡别说跟南方一般县市比，就是跟那边一些国家级贫困县比，都还落后很多。爹娘在世时，他每年都回一两次，如今爹娘不在了，老家在心目中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老家，它是熟悉的，又夹杂着丝丝陌生感；它是温暖的，但又让人心里阵阵悲凉。

把车开回院内停好，陶砚瓦匆匆来到传达室。

来人是陶砚瓦高中同学许清江的弟弟，小名许三儿。当年和许清江同学时，陶砚瓦去过他家，还曾经住下过。印象中三儿的鼻涕从未利落过，总是从鼻孔里露出一截子，偶尔还能“过河”——就是淌到嘴唇下面。没等他鼻涕利落，陶砚瓦就当兵走了。只记得叫他三儿，大号叫什么，陶砚瓦也不知道。前两天许清江打电话说他弟弟当着村支书，有事要来北京找他。一见面，不用问，看长相就知道是许清江的弟弟来了。

许三儿也认出了陶砚瓦。他从沙发上弹起来，一脸毕恭毕敬的样子，像见了皇帝一样。旁边的女子三十岁上下，按许三儿的要求，嘴里叫着叔叔。陶砚瓦领他们到了接待室，倒了两杯水，听许三儿一一道来。

许三儿当着村支书，每年都要把集体果园里的桃子、梨子等水果卖出去，作为村里办公费用。前年许三儿在城里认识了一个保定老板，口气很大，还带他到保定走了一趟，回来却说村里水果不分集体个人，全部包销，还打了预付款。结果东西拉走了，余款至今拖着不给，有欠条，一共五六十万，全村人的血汗钱，没法儿向父老乡亲交代。许三儿急得够呛，跑保定多次，见老板无数回，总是说钱有的是，但都在账上，别人欠他还不了，他也没办法还许三儿。态度很真诚，事情没着落。

许三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时上吊的心都有了。正郁闷时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那边的法官。法官说可以帮他追款，但有个条件，就是他小姨子在深州南边邻县冀州市的一个乡村小学教书，其夫是市一中的老师，相距几十公里，孩子又小，谁也照顾不了谁，生活十分不便，希望帮她往城里调。跟来的女子就是法官的小姨子常笑。

陶砚瓦这才注意端详了一下女子：身材还算匀称，面容也算姣好，怯生生地望着陶砚瓦，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陶砚瓦笑道：三儿，你可真行，我还以为是你女儿你亲戚，绕了半天，我才知道这小常老师的来历。我能帮你什么忙呢？

许三儿说：大哥啊，你出出面，找找史凤山吧！他现在在冀州当书记呢。

陶砚瓦道：笑话！我找了史凤山，他凭什么就听我的？

许三儿急了：大哥啊，你是京官啊！你一句话就能管用啊！你就当是俺娘、俺哥、俺全家、俺全村老少求你了，你就帮帮俺，说句话吧！你们北京什么都不缺，来时给你带了点儿棒子糝儿，碾子碾的，熬粥好喝着哩！

常笑也突然开腔了，说陶叔叔，俺的困难您也知道了，您就帮帮俺吧！俺一定催着俺姐夫追回许叔的钱！一定！

陶砚瓦一时语塞。他想起许三儿娘，当年曾用老式木制织布机织的土布，缝制一件夏天穿的方格上衣送他。而此前他夏天最热的时候是没有上衣穿的。

陶砚瓦说：三儿，小常老师，我大体明白了你们的想法。这样吧，我抽空给史书记打个电话，但是成不成，我可没有把握。我和史书记好久没联系了，连他调到冀州我都不知道。

许三儿道：那就先谢谢大哥了！你一个电话，管用！

常笑这时真的笑了：请陶叔叔多费心吧！俺全家也都感谢您啊！她笑得很真诚，两个小酒窝像是盛满了欢欣。

送走二位，刚刚回到办公室，就见桌子正中整齐摆放着一摞文件，旁边的水杯里已经沏好了茶，水杯盖子斜放在杯沿上，半开半盖，端起来喝一口，温的，正好驴饮。陶砚瓦心想：该干活儿了。他先翻最上面几件报销单据：有几个人刚出差回来的差旅费，有市内打车的出租车票，有购买业务学习书籍的发票，修理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的发票等等。陶砚瓦看了看，全部签上自己名字了事。

其实他心里清楚：差旅费的食宿补助啊，出租车票啊，包括什么购书、修理的发票啊，不敢说都有问题，起码是问题很多，经不起太较真儿、认真查的。在机关上班的人，个顶个儿聪明绝顶，像婴儿一出生就知道找奶头儿，只要到了机关，他们很快就知道这些小技巧，都会不同程度学会塞上一点私货，不动声色地揩点儿油，弄点儿小外快。这个度要把握好，既不能张扬，

又不能太贪，关键是不能以为自己聪明，把别人当傻瓜。

如果你是个什么“长”，你必须维护好你下属的权益，让他们或明或暗地占到一些便宜。每个人都有自尊心，话不能说开，窗户纸永远不能捅破，但人人都心知肚明。

又阅了几个件，一把手尚济民的秘书孙谦来电话，说砚瓦请马上过来，尚部长找。

陶砚瓦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拿上笔和本子，朝门外走去。

几个领导都在一个楼层办公。一出电梯，正对着一个会议室，会议室旁边有个公共卫生间，陶砚瓦下意识走进去小解。而每次在此小解，都令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来机关的情形。

那是1985年9月下旬的一天，他接到通知，让他过来和领导见面。他就是这样出了电梯，先进了这个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见了那位领导，也就是简单问几个问题，更像是拉拉家常。过了国庆节，他就来上班了。

陶砚瓦是百万大裁军时第一批转业的人，当时才三十岁刚出头。当时地方上对部队转业干部需求量大，一般都能如愿安置。如果是能写材料，有点文字能力的，安置得更好。陶砚瓦在部队一直做文字工作：报道员、创作员、干事，经常在报刊电台发表些东西。部队里每个年度都按发表篇数给各个单位排名，排名靠前的脸上有光，排名靠后的就坐不住。这就引起各级政工首长甚至军事首长重视。能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人，那就很吃香了。他们当兵就不用枪炮了，只需靠着手中的破笔头，也就有了受奖、立功、入党、提干的机会。陶砚瓦的档案里记载曾荣立三等功三次，嘉奖多次，都是因为在军队报刊、地方报刊发表了作品。而对他转业安置至为关键的，是他在《人民日报》文艺版的《金台随感》发表的作品，政府部门对此比较认可。当时国务院办公厅、民航总局、国家建材局等单位都想要他，国办先把他档案提走了。等他到单位报到后发现，当时部级、司局级、处级都有不少军队转业干部，俗称“老转”。彼此一见面，都热络得很，统称“战友”。那时在各单位，不少转业干部都是香饽饽。

陶砚瓦来到二楼西北角尚济民的办公室门外，孙谦早在斜对面屋子里坐着，用手朝一把手方向指指，表示可以直接敲门，领导等着呢。陶砚瓦就敲

门，听到里面有声音说“进来”。

陶砚瓦就进了门。

尚济民办公室很敞亮。靠南边窗户底下一组三个硕大的真皮沙发，可一排坐下五人；靠西南角窗户下摆放着两个落地花盆，里面栽着进口绿植。陶砚瓦不谙此道，叫不出名字。靠北面墙是一排六组书柜，里面摆满各种大部头成套的书籍。书都是尚济民的，因为前任走时，把原来摆放的书都打包带走了。尚济民的办公桌紧挨西墙，他背靠着书柜，坐在沙发椅上，右手边恰好对着西北角的窗户。屋门一侧，靠东墙摆着一个矮柜一张书案，矮柜里有些饮料和酒饮器皿，上面摆着个微波炉。书案上铺着毛毡，整齐摆放着精美的文房四宝。里间有床和卫生间，赘言不述。

外屋还有一件家具必须提及：紧挨尚济民办公桌右前方，靠西墙对着门口有一把椅子，如果不是和尚济民特别亲密，而尚济民又无任何示意，一般下属都不敢坐在那里。

这时尚济民让了：来，砚瓦，坐这儿！

陶砚瓦已预感到要有重要事情发生了。

砚瓦，今年多大了？尚济民的语气像兄长一般亲切。

马上就满五十六岁。老了。陶砚瓦说完，似有一肚子委屈要倾吐。

瞎说！尚济民笑着嗔怪道，你才五十六岁，就喊老了？说完这句，他端起茶杯，狼呷了一大口，然后把杯子往桌子上一放。

陶砚瓦赶忙站起来，找暖瓶给尚济民续水。

下步你自己有何打算吗？尚济民不再兜圈子了。

领导啊，我自己能有什么打算？听您调遣啊！陶砚瓦努力想让自己表演得真像个小弟弟。

砚瓦不错！尚济民说完这句话，脸上的笑容没有了，恢复到平时的严肃和深沉。陶砚瓦知道要进入正题了，赶紧拿过笔和本子，摆出一副要聆听圣旨般的虔诚。砚瓦是军队转业干部，一直表现很好，做了许多工作，这些我都知道了。我来以后呢，也一直积极工作，跟我配合很到位。办公厅的工作，特别是服务中心的工作比较杂，也比较累，几件大事，包括接待总理来机关视察啦，中秋、春节联欢啦，宣传外事啦，接待、机要、办公自动化啦，等工作，都有很好表现，我也比较满意。



尚济民又端起杯子喝水，眼睛不再看陶砚瓦，似乎在思考下面谈话的内容。屋里空气顿时很凝重，陶砚瓦只感觉下面的谈话对自己会很重要，但不知是福是祸，只能大气不出，紧紧捏住手里的笔，静静等待着。

砚瓦你知道，我来以后，走访了所有离退休老同志和所有高级专家学者，一一当面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我亲自撰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高层领导。其中他们反映最多的，是咱们的办公条件、研究条件太差。新中国成立快六十年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领导很关心，元旦期间专门听我当面汇报了一次。他还有个重要批示，让我们可以考虑找个小地方，建设一个小楼。

陶砚瓦边听边记，此时也随口说了声：太好了！

砚瓦啊，此事还没公开，还在保密阶段。尚济民目光射过来，盯着陶砚瓦。陶砚瓦立刻感到浑身发紧，马上表态：领导放心！

好！尚济民一副释然的样子。我考虑过了，想请你负责这个小楼的筹建工作。你先着手做前期工作，首先要搞清楚这个小楼的功能是什么，体量需要多少面积，在什么地方选址建设，是找现成的还是准备新建等等，要尽快起草一个正式的专门请示。此事暂时先不要跟别人讲，包括其他党组成员都不要讲。明白吧？

明白。陶砚瓦嘴里说明白，只是明白了尚济民的要求，至于为什么，其实他心里还没来得及搞明白。

好，你先开始考虑，做些准备，我考虑有两万平方米足够了，最多不要超过三万平方米。尚济民满意地笑了。他满意的主要是自己谈话的技巧和驯服下属的能力。

没别的事儿了吧？陶砚瓦问。

没有了。去吧。

陶砚瓦出门时，孙谦朝这边望了一眼，两人对视都笑了笑。

回到办公室，陶砚瓦先进卫生间撒了泡尿，对着镜子用力做了几个鬼脸，然后回到桌前喝了一大口水，接着往床上一躺。他把脑袋从床沿耷拉下来，双手和双脚向相反方向使劲儿抻，浑身的骨头都有松弛、解脱的感觉。前面动作是一个知名演员告诉他的，说是可解除脸部疲劳，后面动作是一个医生告诉他的，说是可让颈椎松弛，解除浑身疲劳。

绷了一会儿，陶砚瓦静静地躺在床上，直望着屋顶乳黄色的天花板。